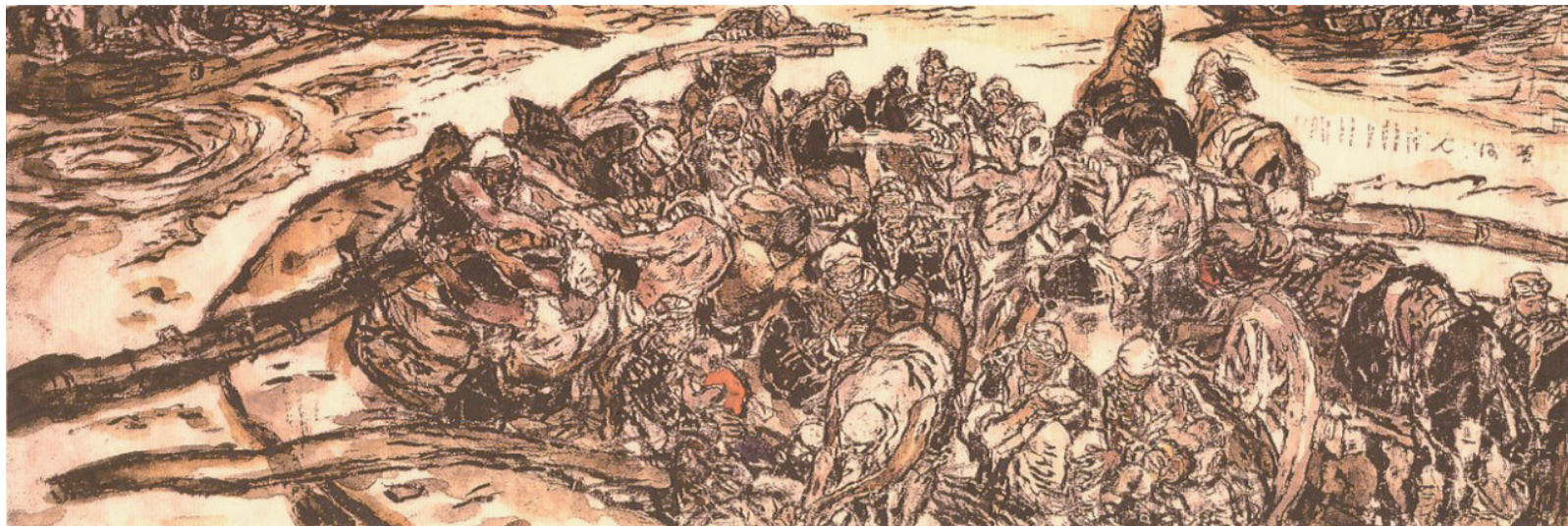


梁照堂：诗书印是中国画美学的基石

从青年追求“秀美”、中年追求“壮美”到晚年追求“拙美”的变化跨越，著名画家、美术理论家梁照堂日前在广州市文联和新快报收藏周刊一同邀约“美学大课堂”的采访过程中，十分清晰地为自己的艺术探索作了梳理，尤为重要的是，他对青年画家们根据自身经验，分享了深刻的建议。他认为，诗书印是中国画美学的基石，青年画家画人应该好好补上这一课。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

■黄河人



■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与老子——东西方古哲学之交叉

人物介绍

梁照堂



别署石梁，号楚庭。1945年生，广东顺德人，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、金石篆刻家、美术理论家、诗词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广州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。

人生格言

人生使我爱拙朴与凝重

每天必做的事

每天起来首先写一遍书法，偶也临写碑帖。

《石涛画语录》

收藏周刊：可否推荐一本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？

梁照堂：因为我喜爱经常看书，也经常忘情地看得非常入迷，每每看书都仿佛进入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如果一定要说一本书，那是老子《道德经》，确实是反反复复研读。还有一本书是《石涛画语录》。前者对我人生和艺术哲学的启发和思考都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后者的“一画说”则对我在中国画方面的深层理解探索，有更深的启迪。

《画家苏里柯夫》

收藏周刊：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电影？

梁照堂：电影看很多，喜欢的也不少，但要说起来，印象至今仍很深的是《画家苏里柯夫》。是1960年代初的影片，是当时的宽银幕电影。那浓郁壮阔的一个个场面，至今难忘。这部电影动情地表现了苏里柯夫凭着踏实、一步一脚印地沿着追求的艺术方向努力，最终攀上艺术的较高峰，这对我与当时看过此电影的画人有很深的启迪并延续至今。

被同龄人起了“小夫子”的外号

收藏周刊：在岭南画家中，您是难得能够从小接受类似“私塾”式教育的一位。

梁照堂：受家庭影响，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，由于有旧学的背景，在他们望子成才的共同愿望下，在我小时候便开始被引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包括诗书画印等，并专门聘请老先生为我上课，类似私塾式的教学。所以，我很小就开始古诗词、文言文和读线装书，练书法、篆刻和古书画临摹等方面的学习。祖辈甚至要我几天自作一首诗和词。但毕竟我当时还是小孩，我除了爱画画，其他都没特别的意愿。把这些当成一种“苦累”，更多的想法是和同龄伙伴玩耍。但我的性格相对听话，家长要求以及老师也在引导，所以我并没有过多的反叛，从而使得我童年时期确实少了一些天真肆意的玩耍机会。也因为我自小就埋头在故纸堆里，被同龄人起了“小夫子”的外号。

直到我后来走上中国画的探索道路之后，才意识到，真该感谢家里祖辈给了我童年的那段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光。传统文化的基础最适合还是童年的时候打下，不然之后就较难补。

收藏周刊：在您看来，这种基础对中国画的创作帮助有多少？

梁照堂：现在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，如果曾经没有过学习古文、书法、诗词、篆刻等研习，应该尽早“补课”，因为这是中国画美学基石，甚至比绘画本身的技法都更重要，因为这关系到所画中国画透露出来的中国文化气息，甚至直接影响到文化内涵及至用笔用墨。现在不少中国画作品看起来，像用毛笔画西画，这跟缺乏诗书印的修养或缺乏传统文化的钻研很有关系。这一点在我以后创作的时候有深刻的体会，我也得益于从小在这方面的学习。因此，我认为现在的青年画家画人应该自觉多补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。虽然我小时候有过学习，但依然感觉远远不够，即便现在从事美术理论、中国画创作乃至西画创作，我也在自觉多多补这一课，更深入钻研诗书印的学习。

收藏周刊：要补这一课，有哪些学习方法？

梁照堂：方法其实很简单，这也是千百年里形成的。就是多读书，多临摹等。尽管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，但读书还是首要；虽然现在重视了写生，但也不能轻视临摹。现在不少画看起来似“漂亮”“靓”，但缺乏书卷气，实际上就是因为缺乏中国文化气息。加强文化修养，就如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这是不可缺少的。但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也是不行的，要深入钻研，要往深度探求。

相比文化的广度，高度和深度更重要。

将“拙”补勤、补才，方向上以“拙美”的美学为求索

收藏周刊：您涉猎的画种风格也比较多元，能否分享一下其中的变化？

梁照堂：在青年时期，因为工作和任务等的需要，我曾画了大量的油画及多种画种等作品。包括有吸收苏外光派、法印象派光色的不少逆光油画等。当时自己的审美主要停留在对秀美的追求上。但随着我对诗书画印的深入学习和对美术史的钻研，后来更在不少场合与北方、江浙等很多画家接触较多交流之后，使得我在艺术上慢慢在追求“秀美”往追求“壮美”方面的转变，壮美在美学上又称为“崇高美”，秀美就是相当于温柔美。我身边不少画家都是把温柔、秀美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。我刚开始摆脱“秀美”，首先是对书卷气的追寻，而“壮美”方面，我则往重拙大方向追求。

所以，不少人看我的画会感到，我在青年时期的画比较“秀美”，而中年时期则开始转向“壮美”。晚年更往“拙美”方面走。国画会更注重金石气，早期临帖较多后则多临碑。青年时主要集中金石大写意花鸟画，求拙古老苍品格。

我曾去了西北、江南等很多地方，到这些壮丽的大山大河看石窟、壁画，这些艺术的大气、厚重直接影响到我的艺术创作。

收藏周刊：记得您有个观点是认为将“拙”补勤，能否具体说说？

梁照堂：不少人认为从事艺术，首先要有才气，然后要勤奋，很多人会自认没有多少才气，唯有将勤补拙，但我认为，大量画家不但有才气，而且很勤奋，因此，我认为“将勤补拙”并不够，我想自己艺术更高更深的追求应该是将“拙”补勤，这个“拙”，是美学上的拙，在勤奋的前提下，用这个“拙”把才气推到更高的境界。因为“拙”是中国美学里特定的命题，西画少有此说，古拙、朴拙、老拙，以拙为美是中国人开启的更深的审美视界，所以老子说“大巧若拙”，求“拙”的艺术，是中国画的新、深境界，要拙朴而浑然天成。苏东坡也说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。在粗简中意蕴深刻，而傅山也说“宁拙毋巧”“宁丑毋媚”，孙过庭说，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苍古拙老是中国文化的深层追求。所以，古、厚、老、拙，是我艺术创作的美学追求。

几十年的笔耕，虽说有所谓小小成果，也感觉自己的才气有所欠缺，虽也勤奋，但大量画家比我更勤奋，但将“拙”补勤、补才，方向上以“拙美”的美学为求索，以诗书印为美学基石的实践，让我收获真的很大。



山鸟石风（国画）梁照堂



鸽语山川
(国画，2002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览优秀作品) 梁照堂